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哲学精神

周山等著

学林出版社

时代之思 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哲学精神

周 山 等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精神/周山等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5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

ISBN 978 - 7 - 80730 - 804 - 1

I. 中… II. 周… III. 哲学—中国—文集

IV. B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7280 号

中国哲学精神



作 者	周 山 等著
责任编辑	乐惟清 王后法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在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3 万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3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30 - 804 - 1/B · 43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重新认识中国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序言

童世骏

在新中国成立 60 年之际推出的这套丛书，是为了更好地重新认识中国。

近年来，谈论“重新认识中国”的，常常是国际场合。面对这个变化迅速、面貌多样的古老国度的时候，外国人常常会感慨他们先前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已基本过时；受到外国人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的时候，中国人也常常感到有必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不管是先前连续多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还是当前在全球经济一派萧条景象中依然保持宝贵的信心和信誉；不管是举全国之力战胜特大地震，还是向世界展示美轮美奂的奥运盛况——近年来我们确实有不少理由庆幸，我们没有让重新认识着中国的朋友们失望，也没有让重新认识着中国的其他人小看或轻松。

但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不仅是外国人，而且是我们自己——更确切些说，首先是我们自己。外国人有的把中国当作一个“问题”甚至“威胁”，有的把中国当作一种“范式”甚至“榜样”，

这些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但不宜被我们奉作权威。对我们来说,“重新认识中国”是对自己、对子孙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更好地为人类作贡献的前提。

比方说,“五四”运动 90 年之后,中国的“传统”到底是什么,需要重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60 年当中,中国的“现实”发生了哪些变化,也需要重新认识。30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职业活动、这一代人留给后代们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等等。这些都需要重新认识,特别是需要我们自己来重新认识。

又比方说,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求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重新认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意味着我们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但我们又要看到,已载入宪法的这条原则,在今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实语境的。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因此,在“不要资本主义”的同时,我们还是可以“要资本”的。理论上得到论证的这个道理,是否真能实现?我们是否确实能够一方面利用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另一方面遏制资本的野蛮化趋势?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答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社会主义。但经过 60 年的新中国建设和 30 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知道“科学”一方面必须与“人文”相结合,另一方面必须与“民主”相结合。这两个“结合”不容易,如西方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争和“民主政治”与“专家政治”之争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设法实现这两个结合: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说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就是要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说“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民主像我们的社会主义一样也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像社会主义一样也还要大大往前发展。理论上得到论证的这些道理，是否真能实现？我们是否确实能够把科学和民主内在地、有机地统一在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活动当中？这些问题也没有现成答案。

我们的社会主义当然也是具有具体特点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超越一切地域、时代和文化个性的社会主义。不管是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道理，还是作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常识，这一点都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国情特点和国际地位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也要更加注重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并且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些理论上经过论证的要求如何转变为具有具体可行性的实践措施，也需要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邓小平说过，“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对外国人重新认识中国，而且对我们的自我认识，也是一个严峻挑战。认识中国意味着“了解中国”和“理解中国”，这两者虽可以适当区分，但终究是相互依赖的：“理解”的基础是“了解”，而真正意义上的“了解”也离不开“理解”。“理

解”中国不仅要描述中国(知其所然),而且要解释中国(知其所以然)和评价中国(知其所当然)。对中国做这种意义上的“理解”,中国人有独特优势,但也需要格外小心: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国,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观察,但也切不可没有客观的观察。对中国的国情,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让我们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子孙后代的崇高责任,持着对知识、对真理、对科学的研究的满腔热情,更好地认识中国,更好地重新认识中国吧!

2009年3月

序

童世骏

周山兄编完《中国哲学精神》一书，嘱我作序。我推辞不掉，就当是一次学习机会，写几句向这本书的作者和读者们请教。

一

本书以“中国哲学精神”为主题。什么是“中国哲学精神”呢？汉语的特点是言简意赅，一句话常可作多种解释。如通常说的“公民道德教育”，既可表示“公民的道德教育”，亦可意谓“公民道德的教育”，而两者之间是有重要区别的：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只指有关公民生活或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的教育，而也包括个人品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等内容。同样，“中国哲学精神”既可以理解为“中国哲学的精神”，也可以解释为“中国的哲学精神”。本书多数章节的主题似乎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但本书的首篇，也就是周山本人撰写的那篇定调文章，题目却是“中国的哲学精神”。

“中国哲学的精神”是否就是“中国的哲学精神”？从表面上看，两者当然不是同一回事。但根据我的理解，本书的作者，尤其是本书的主编，之所以那么重视“中国哲学的精神”，就是因为它

同时也是“中国的哲学精神”，说到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比如在周山那里，“求道”之为“中国哲学精神”，不仅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为‘求道’精神提供了合适的养料，‘求道’精神则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添入了活力，并且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但哲学毕竟与其他文学、艺术、宗教等文化样态不一样。在哲学当中，“求道”不仅是一种精神，而且是一种意识，是一种对民族精神的自觉反思：“道，是中国哲学中最核心的概念。”

周山探讨的是中国哲学不同学派在“求道”这一点上的“重叠共识”：对儒家、道家和名家等先秦诸家来说，所求者皆为道，但所以求者各有不同。本文集中赞同此观点的诸篇（如何锡蓉、夏金华等的论文），多以“道之所求”为重点，而对“所求之道”，则往往语焉不详或论而费解。或许这些作者都有周山的那种顾虑：一旦对所求之道展开论述，就有倒向西方“求真”传统的嫌疑。但我以为，哲学既然是一门学问，或一种进行上面所说的自觉反思的概念系统，它对“道之所求”的讨论，就毕竟还不能等同于哲学家作为个人的“修养”或“修行”。或者换一种说法，“道之所求”即使能作为“中国哲学精神”而受到重视，也是因为它的主体是哲学家，是因为它在哲学家那里得到了深刻理解。要不然，屡获夫子“贤哉！”之赞的颜回，就应该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最高的地位。哲学之“理解”固然与科学之“认识”有不同目标，但“真”这个谓语对两者都可以使用，应该是中国和西方都比较常见的观点。

二

本文集除了以“求道”为中国哲学精神的诸篇以外，对中国哲学精神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讨论。

不少作者阐述对中国哲学精神的理解，但并非用“道”或“求

道”一言以蔽之，而是用现代语言，或在现代日常语言中依然经常使用的传统语言，来阐述自己的理解，如宋志明所概括的“自强不息”、“实事求是”、“辩证思维”、“以人为本”、“内在超越”、“有容乃大”，吴光概括的儒家人文主义（他似乎认为中国哲学的精神代表当然是儒家，而儒家的核心特征当然是人文主义）的五大特征：道德的主体性、人文性、整体性、实用性、开放性，以及朱义禄所讨论的“圣人崇拜”、林泰胜所强调的中国哲学精神的审美特性，余治平所发挥的中国传统的时间意识、刘梁剑所阐释的“诚”等。对“中国哲学精神”的这种“现代话语”有什么正当性依据，宋志明的如下解释很有意思：“所谓‘中国哲学的精神’，乃是指现时代的中国人对中国哲学特质的领悟。‘精神’是一个关涉仍然活着的人的话语，只有对活人才谈得上‘精神’二字。”

显然也是出于“仍然活着的人的话语”的关切，许全兴对时下许多人把“和”当作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仇必和而解”这样的说法，“决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点，而是它的不足”。同一种哲学传统在不同的人们那里，既有做“斗争哲学”的解释的，也有做“和谐哲学”的理解的，也有做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种种发挥的，足见“中国哲学精神”之纷繁复杂。

本文集作者对中国哲学精神的不同理解，是中国近代以来许多哲学家对此话题的不同谈论的延续。本文集的作者不仅把这些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精神的看法作为讨论背景或思想来源，而且对一些代表性观点进行了集中讨论，如刘培育、陈卫平、吴根友等对胡适、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冯契等的讨论，以及全书各处对熊十力、梁漱溟、辜鸿铭、张申府、杜国庠、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方东美、李泽厚、萧萐父等等的讨论。一部现代中国哲学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讨论中国哲学之精神的历史。本书对中国现代哲学这一侧面的梳理虽还不够系统，但可以为这种系统梳理提供重要启发。

三

无论是系统梳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精神的各种观点,还是深入发掘中国古代哲学根本精神,目的都是如方松华所说的,在中国哲学精神之“传承”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哲学精神的“建构”。

“建构”一词虽是从西方引进不久的舶来之品,但我觉得对理解中国哲学精神很有用处。中国哲学的精神,或者中国的哲学精神,其实从来就是一种建构的产物。本文集中所涉及的各家各派、各朝各代,彼此间充其量有一种维特根斯坦所谓“家族相似”,而很难用某个命题一网打尽。换句话说,以为“中国哲学精神”这个术语背后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固定含义,或者追寻一个叫做“中国哲学”的东西内部的固有精神,对这样的观点我们都不妨套上一顶“本质主义”的学术帽子。学术帽子虽不像政治帽子那样令人生畏,但也很容易让人生厌,但因为我这里用“建构”这个西方术语来谈论中国哲学,颇有可能受“依傍”之讥,故有此“以攻为守”之举。其实,无论是“本质主义”,还是“依傍”,本身都还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两种指责所针对的想法或做法,是否有助于使当代中国哲学真正有“精神”、有活力,有能力重新向人类贡献出那么多创见和主见。在我看来,对中国哲学精神作建构主义的而不是本质主义的理解,不仅是为了实事求是地把中国哲学传统看作是一个建构的产物或建构的过程,而更重要地是为了有助于我们认清自己肩负的建构的使命;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家,我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实在在地有所建树、有所创造。

这种使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精神进行有说服力和创造力的解读。“创造力”和“说服力”的统一并不简单(如

我对俞宣孟的“形上”“形下”之论和贡华南的“味哲学论纲”的说服力有些保留,对两篇文章的独创性却印象颇深),但一种真正有活力、有精神的哲学传统,应该是这两者在其中不枯竭、不淹没,最好还能实现互动和互补的思想建构过程。

除了对现有哲学传统进行解读之外,更确切些说,在进行这种解读的同时,我们还要更加深切地关注这种传统所处的现代处境,更加负责地研究这种传统未曾处理过的现代问题,更有气度地借鉴这种传统之外的各种资源。周山兄在文集首篇文章中引用熊十力和张岱年两位先生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熊十力在提倡中国哲学的“君子之学”时不仅讲了东西方哲学之异,而且讲了东西方哲学互补;张岱年先生在提倡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六个“活的”方面的时候,不忘记归纳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六条“死的”倾向。我以为,对自己民族的哲学传统持这种态度,是中国哲学之有精神、中华民族之有哲学精神、对中国哲学精神的讨论之有成效的必要依据。

2009年5月

苏州河畔清水湾

目 录

序	童世骏	1
---------	-----	---

上 篇

求道:中国的哲学精神	周 山	3
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	俞宣孟	16
论中国哲学的精神	宋志明	33
中国哲学精神小议	吴根友	45
“和”与中国传统哲学精神	许全兴	60
中国哲学精神的传承与建构	方松华	71
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家		
——感悟金岳霖	刘培育	82
走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		
——论胡适和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精神传统的诠释	陈卫平	89

下 篇

简论儒学的根本精神及其特点	吴 光	99
试论佛学对中国哲学精神的贡献	夏金华	103
庄子的哲学精神	张毅攀	117
广大与精微:形而上之道的理论架构与展开		
——从《周易》数理结构看中国哲学的精神	张 朋	139

论圣人崇拜		
——关于中国哲学精神之探索	朱义禄	150
中国哲学精神的审美特性解析		
——以《论语》6·25 的儒家形式为例	林泰胜	161
时间传统与生活信念		
——经由比较而凸显的哲学精神差异	余治平	168
味哲学论纲		
——中国哲学精神的开展	贡华南	188
“诚”与中国古代真理观的特采		
——以王船山为中心的考察	刘梁剑	206
修养：从事中国哲学的途径	何锡蓉	217
跋	周山	234

上 篇

求道：中国的哲学精神

周 山

中国哲学精神是指中国哲学的活力、神韵，还是指中国哲学的内容实质？我认为，讨论中国哲学精神，仅仅在其中一个层面上展开是不够的。如果仅仅停留在中国哲学的内容实质上展开讨论，而不从中体悟、概括其活力、神韵，对于中国哲学精神的理解便会有“功亏一篑”的遗憾；如果撇开中国哲学的内容实质，只讲究其活力、神韵，不仅失之笼统，而且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中国哲学的活力，体味出中国哲学的神韵来。所以，探讨中国哲学精神，两者缺一不可。

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哲学史的通史或教材，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算起，已有不下数十种。由于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精神缺少普遍的重视和专门的研究，所以人们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似乎少了一根主心骨，甚至沦为西方哲学概念系统的“中国傀儡”，中国哲学所特有的精神面貌被掩蔽于西方哲学的框架之中而模糊不清。缺少了精气神的“中国哲学史”，也就难免要被人诟病，甚至怀疑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

一、与“中国哲学精神”相关的前期研究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一些国学功底深厚而又具有西学眼